



# 源远流长的淮北盐乡民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事实上,一方百姓也造就一方风俗。

曾经,两淮盐区,北至海州湾、南到长江口的黄金海岸线上,炊烟袅袅,盐池如坪。两千多年来,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的淮北盐乡人,在生产出垒垒淮盐的同时,也养成了独具个性色彩的心态、思维、气度。他们的信仰习俗、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乃至游艺习俗,无不回响着黄海涛声、浸透着淮盐元素。

□ 赵银笙 冯家道

犹如产茶供奉陆羽、酿酒供奉杜康、种粮供奉神农氏,淮北盐乡也有自己的行业神祇。

清代同治年间,两淮盐运使乔松年曾在泰州、扬州等地修建“盐宗庙”。主位为煮海为盐的创始人——夙沙氏;两位陪祭者,其一为最早见于典籍的盐商——殷商时期的胶鬲,另一位被盐商视为“祖师”——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过去,每至重要节日,盐商、垣商以及盐政官员都要给盐宗、祖师侍奉香火表示纪念,祈祷多卖盐、发大财。

而以产盐为生的淮北盐民,更为崇拜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诸位神灵。

相传,古时黄海边有一位姓严的老婆婆,她无意间发现了海盐能治病,便领着乡人到海边铺滩晒盐。后来,人们称她为“盐婆婆”,并尊为“盐神”。每年农历正月初六盐婆婆生日这一天,盐民会带上香

明代之前,与淮南地区一样,淮北盐乡的生产方式,也是以“煮海为盐”为主导。自明代起,海水滩晒迅速成为淮北盐业生产方式的主流。《嘉靖两淮盐法志》说:“淮北之盐晒于地,其形顺。”

从砖池滩晒到八卦滩为代表的泥池滩晒,直至1966年之后的全塑结晶对口滩,修滩、制卤、结晶、收盐一直是淮北盐业生产的“四季歌”。在这种长期实践中,盐民们形成了一系列生产习俗。

在淮北盐民的眼中,“产盐没有鬼,全靠人和水”。只有不失时机地抓好海水晒盐流程的每一道工序,做到“水要常流,滩要常修”,才能多产盐、产好盐。“冬春卤水多,秋后盐卤高。”每当春风吹皱池水,盐民们会紧锣密鼓地抢制饱和卤水、压实结晶池板,为春晒滩池做准备。“小满西南风,一刻值千金。”小满前后两个18天,风和日丽,是全年蒸发

淮北盐乡位于海灌沐地区,其生活习俗如祭祖、婚嫁、丧葬、禁忌、节日等,与周边地区大同小异。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特定的地域环境和从业形式,使得淮北盐民还保有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淮北盐乡人一直对海鲜情有独钟。旧时,通常以沙光鱼、白米虾、黄眼蟹以及泥螺作为家庭的主要菜肴。如今,人们仍然喜欢用黄眼蟹做成醉蟹或制成蟹酱,把沙光鱼烹制成“烧龙头”,将鱼、虾、蟹、蚬等海产品放在一起混烧视为“盐场第一鲜”,并作为待客的特色美味。盐民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长年与泥、卤、水打交道,旧时习惯于夏穿草鞋、冬踏毛窝,一年四季裹着一件由旧布片拼缀而成的“百衲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配置了胶靴、雨衣和工作服。盐乡空气的湿度很高,

不管往时的丁头舍还是后来的砖瓦房,每遇阴雨天,墙面泛潮,地面积水,室内室外泥泞不堪,不少人患上了风湿病、关节炎。因此,各家各户通常用箩筐装上生石灰,放置室内以祛除潮湿。盐场的运盐河纵横交错,所以在圩与圩之间的交通要道上都建有可移动的河桥,过船时将桥板移开,过人时把桥板复位。因为常年往返于河桥,有些盐乡人即使推着重载的独轮车也如履平地。

有人说,淮北盐乡是“一去二三里,盐圩四五家。楼台无一座,四季不开花”,这样的环境也使盐乡人养成了纯朴淳厚的禀性和守望相助的习俗。他

## 1

烛以及红方、白方、黄裱纸,聚集滩头烧“盐婆纸”,祈求盐婆婆显灵开恩,保佑新的一年多产盐、产好盐。燃放鞭炮后,盐民们还会手拿铁锹挖几下泥土,表示一年产盐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淮北盐区有一句俗语:“到了三月三,脱脚忙和滩。”每年此日,盐民们会起早赶娘娘庙会,除了烧香祈求能晒出如雪好盐,还会购置铁锹等生产工具。下午,他们会到滩上转一转,戽几斗水,挖几锹泥,昭示春晒正式开始。

旧时,在淮北盐民看来,潮涨潮落以及海水含盐量的多少,都由海龙王的法力决定。因此,每到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盐民会带上香烛纸马,甚至捧着熟猪头到龙王庙供奉。烧过龙王纸之后,还得“打盐仓”,即用草木灰在家前屋后的空地上画大圈子,且在圈内撒点盐粒或粮食,以求当年多产量、多得灶粮。

清明前后,淮北晒盐进入旺季,盐民却盼望此时能降点雨水,因为“雨打坟头田,今年产白盐”。清明节这一天,淮北盐民除了祭祖,还会起早去南城赶城隍庙会,祈求城隍爷保佑多刮风、少下雨、多产盐,家家过上太平日子。

在淮北盐乡,人们对盐宗、盐神的虔诚是生产力低下时的产物,虽然含有对理想中的超自然力敬畏过度的消极成分,但也反映了盐民对于避祸求福、风调雨顺、安享康泰的殷切期盼,这种抚慰形式对人们的心理平衡无疑具有一定调节和疏导作用。

## 2

量最高的黄金时节。因此,“小满到,无老少”,淮北盐乡的家农户,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都得披星戴月上滩种盐、收盐。进入黄梅季节,“夏至水门开,卤斗挂起来”。因为这个时节是利用乍晴还雨的间隙晒盐,稍有不慎,就会因突如其来降雨冲淡卤水、消化盐斤,使到手的劳动果实毁于一旦。所以,出卤、灌池、保盐、保卤,循环往复,盐民们一直辛勤操劳。进入农历十月,“九月菊花盐,十月盐归土”。秋扫结束,一年的晒盐期已过,盐事开始转入撩沟做滩的修滩阶段。冬季,盐民们本该休养生息,但“大寒小寒,冰下抽咸”,盐民们会

利用各个冻期,把池内含量较少的冰块排出滩外,将高盐度的原料水收储起来,以便缩短原料水的成卤周期,为开春灌池晒盐预制饱和卤水。

晒盐主要靠天吃饭,俗语为“云彩缝里夺盐产”。因此,淮北盐民们总结出许多观天测盐事的习俗谚语,比如“河里鱼打花,天上有雨下”“小暑打雷,大暑破圩(圩堤)”“东南雨不上来,上来漫锅台”“下雨还生温,必有大雨生,水底翻青苔,必有风雨来”。这些民谚以盐场的物候变化为依据,对盐业生产趋利避害起到了很强的指导和训诫作用。

淮北盐乡的生产习俗是盐民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产物,既有科学性,也有传承性。不论熬波煎盐、泥池滩晒、全塑结晶等生产工艺,还是风车、刮板、活茬耙、扒盐机等生产用具,淮盐“胎记”随处可见,盐乡个性独特鲜明。

们待客真诚热情,每有客人登门,必将家中最好的食物拿出招待,并请圩子里有些威望的人陪酒聊天。他们注重礼尚往来,不管谁家遇到红白喜事,同圩的人不但出钱出力,而且左邻右舍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会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在盐民们看来,农历六月初六是龙王老爷的生日,这一天所产的盐腌鱼不臭、腌菜不烂、炒菜味鲜,所以除了自家留一些外,常常作为“龙盐”馈赠亲朋好友。

沧海桑田,云卷云舒。如今,“八卦滩”“胖头河”“丁头舍”等盐乡实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灶民”“垣商”“担头费”等称谓和术语也只能从旧时文献中寻觅。但淮北先民传承下来的民风民俗并没有因物质形态的湮灭而销声匿迹,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生活习惯、精神民俗依然留存于盐乡人的举手投足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方百姓的行为、言语和心理。



本版摄影 杨洪斌 图片提供 连云港市工投

夕阳下的盐田